

結夏好用功

● 釋見勛整理
● 悟因法師開示

民國八十一年香光寺結夏開示

結夏安居的制戒因緣是為了惜護生靈，而其真正旨趣卻是在修道用功，在結夏安居期間，以九十天為一期，我們可以作用功的計劃，使方向明確，設定具體的目標來檢核自己。

結夏安居旨在修道用功

佛陀制定僧眾於夏天三個月要安居一處用功，這制度又稱為「雨安居」。因為每年這時節印度正逢雨季，大雨滂沱，外出遊行不免傷生害物，比丘們穿著攜帶的衣鉢物品常會遭大水漂溺，狼狽不堪，有時還會發生意外，甚至連個人的身命也會不保，所以佛陀制定僧眾要夏安居三個月。

再者，早期佛教剛成立僧團，尚未規定安居的作法時，就有社會人士批評佛教「諸外道沙門、婆羅門，尚知三時夏則安居，眾鳥猶作巢窟，住止其中……不應一切時遊行」（《五分律》），於是佛陀制定出家僧人要夏安居三個月。這種結夏安居制度的產生，顯示佛教在弘傳的過程中，有採納印度外道團體的習慣作法，也接受社會的批評建議，與考慮地理環境氣候的因素，而能有所調整，制定合宜的共修制度。

而現在的台灣佛教環境，是否仍有當時印度環境的因素存在呢？台灣的僧團是否仍要依循結夏安居的制度呢？有法師便向我詰問：「我們現在還要安居嗎？」

我主張是香光尼僧團仍要年年結夏安居，依戒律而行，適合於律制的修道生活。因為佛制「比丘尼不

前安居，不後安居者，波逸提」。結夏安居的制戒因緣是為了惜護生靈，而其真正旨趣卻是在修道用功，這是佛制戒律的本懷，規矩背後所具備的功用我們不可不知。尤其每年此時，對沿襲的規矩、制度，一定要重新提攜、詮釋，在我們確實去實踐它時，自然有它的新生命。聖人設教自有其大義存在，在實踐的同時也是在複習我們的本願，肯定它是不可輕忽、不可放棄的。

依《毗尼摩得勒伽》卷六記載：

欲安居時，當好籌量，已安居此住處得同意不？安樂住不？共語共坐不？復有隨病飲食易得不？病時醫藥可得不？有看病人不？有持修多羅、毘尼、摩得勒伽、阿毘曇不？比丘無有鬥諍（爭）相言不？眾僧不破不？如是籌量已，安居。

這是說要安居的共住者應是一群和樂的共修者，而不應該有如啞羊僧——一群禁語、止語或老死不相往來的人。而應該是在色身安頓上，如生病、飲食的相互照顧，在修法上能相互切磋琢磨、提攜，有法、有律、有論，為修法而共住的一群人。

在安居當中，無事不得出界外，若為三寶事而出外時，要向大眾說明出外的原因與前往的地點。最多可以出外七天，若事情一直尚未辦妥，無法趕回來，依《五分律》規定，可白二羯磨到十五天，甚至到四十天，仍不算破夏。這些都是對安居的規定。

清楚覺察心念

今年在安居前，有法師提出要用功的重點，希望自己今年夏



安居期間能「少生氣」，這的確是值得認真用功的重點。但「少生氣」的用功法應該不是禁止別人讓我生氣，或禁止別人不生氣，而是「我不生氣」。

我們常聽人說：都是某人惹我生氣，某事引我生氣，某物擾我生氣。我本來並不生氣，都是由外面的事物引我生氣的。既然心中本來無有氣惱，本來一片空寂，是因外在的人、事、物、境而引生，那麼讓我們不妨學著看清楚自己的感受。一般人會生氣惱，常是因為有不順心意的感受，若我們對不順心意的感受了了覺知，如實知道它，心不再隨它流轉下去，就不會再生出其他種種的煩惱，心就可以找到安頓。

這是用功的方法——只在心明了覺知、了了分明，如實觀察自己的念頭：順心則貪，不順心則瞋；貪則希望獲得，瞋則推開拒斥；在貪、瞋心念的起伏中，心便無法平穩。但奈何世間有多少如意事？多少不如意事？它本來就是生住異滅，轉念幻化，心便在這幻化中生氣懊惱，起伏波動著。因此，用功只要如實了知、了了分明心的變化，就是精進了。

大家在夏安居前各自提出有關戒、定、慧的用功計劃，也發願要去實踐。但用功的根本是要去學會處理心的情緒和煩惱，那就是要先看清楚心中的一團混亂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要先修止—澄靜心念，安頓這顆心，待修止後，再直觀心，自然由觀而知心——清晰，煩惱無所遁形——魔來魔現，鬼來鬼現，就會發現自己其實被這些幻相耍得團團轉，而引生出種種煩惱。用功的開始便是要修止、修觀，看心念、看煩惱、看情緒、看自己的妄念紛飛。

因此，在安居期間的自我用功計劃，是藉此期限處理自己的心與煩惱的問題，體驗自己身心的奧祕。它是有教理作根據，有踐行的階次，使自己的身心獲得寧靜。不論最後會是什麼結果，但只要我們用心體會，這一路走來的任何體驗，都是我們要珍惜的。

定功課督促自己

在結夏安居期間，以九十天為一期，它的期限相當清楚，我們可以作用功的計劃，使方向明確，設定具體的目標可檢核自己，所以功課一定要訂，至於要做到什麼程度，盡心就好。最好每天給自己一段自我沈澱的時間，學著將每日的所作所為做個總回向。

早期安居時，大家會訂很多功課，等安居結束時，如果不能如期完成，心裡就會覺得很不安。因此我常勸大家訂功課不要訂得太多，但要訂得具體，才有辦法落實，可以檢核。

提振威儀與紀律

今年結夏，我要提出兩點請大家注意的事，首先要注意個人的威儀細行。

香光尼僧團的結夏安居從民國七十年開始施行，那時佛學院已經開辦。每天除早晚殿、過堂等五堂功課外，學院有一定的經典解行課程。安居期間，下午的課程排得較少，大家可以誦讀經論或拜佛、持咒，而且在每逢安居前，引導大眾寫出自己今夏的功課計劃，之後每個月都要自我檢查進度，看看實踐的結果與原訂目標的差距有多少。

安居三個月下來，大家做總檢討，總覺得時間不夠用，前幾年大家還不會做計劃，功課常常超列過多，即使少眠少休，也無法完成，現在我還保存當年大家預列的功課表。逐年做改善，到尼僧團安居的第五年時，發現自己要用功，還需要修正生活中的威儀細行、體諒別人執作的辛勞，於是聞板聲即赴、聞鐘聲即起、輕聲細語、行止端正、尊重執事人等，都是在安居中可以用功練習的功課。



修行人不論行住坐臥，在一舉手、一投足間都要用功調攝身心。佛教中有舍利弗見阿說示（馬勝比丘）的得度因緣，使舍利弗由外道轉入佛門，歸投佛陀座下，舍利弗知道一個人的行止安詳，是有功夫、有內涵的。所以，威儀齊整、舉止安詳的表現不只是外在的裝模作樣，而是修止、修觀、內心有所安頓的呈現。

至於共住的規矩，有人說在團體修道生活約束較多，而個人獨修較自由、無拘無束，團體共住確實也有這方面的問題。但其實戒律提出「人多味己」的人性考量，考慮人往往對自己下不了手，會放縱自己，而常將無拘無束、放任當作是自由。但出家是志在陶賢鑄聖，去除自己的習氣，因此在僧格的養成過程須先入眾，過僧團的叢林生活。

清規是中國祖制，屬於隨方毘尼，「叢林之立，必有清規，所以警懈怠，防放逸也。」古德說「叢林之下無曲木」，叢林設立的規矩、禮法，便是要使大眾有共同的軌則可循，不互相干擾，可以安心辦道，而佛陀制定戒律，就是要讓大眾的身心有可依循的規範，彼此於身、口、意、見、戒、利等方面都能和合，個人身心不放逸，團體身口無諍，行事有所依循，大眾能過和合共住的僧伽生活。

團體共修除了可防止個人放逸身心，也可獲得善知識的指導，因此，佛陀要僧人過團體生活，即使像大迦葉雖然是個人獨居自修，佛陀仍要求他要與僧眾半月半月一起布薩誦戒。而出家尼眾還有較嚴格的規定，如不能獨居、獨住，一定要結伴同行等。

為了成就大眾的修學，請慈悲納受，共同來創造一段和樂、清淨、精進的結夏安居生活。🕉

本文轉載自《香光莊嚴》五十八期，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。